

憶高畑勳：《螢火蟲之墓》 藍祖蔚 .\_\_\_年\_\_\_班\_\_\_號姓名：\_\_\_\_\_

看一次，哭一次，應該是多數人面對《螢火蟲之墓》的必然反應，從戰火孤雛的悲情際遇談戰爭禍害，高畑勳的敘事功力世罕其匹。謹以本文向遠行的大師致意

「畏懼挫折，你的心不再雀躍；畏懼醒來，你的夢送走機會。」

上述這兩句歌詩，是四月五日辭世的日本動畫大師高畑勳導演生前親筆譯就的歌詞，他是慢工出細活的龜毛工匠，亦是詩心獨具多情的才子，他是東京大學法語系的高材生，大力譯介法國文學，因而獲頒法國騎士勳章，在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中，採用 Bette Midler 唱紅的名曲「The Rose」做片尾曲，並親自譯出了「愛是花，你是那種子」的日文歌詞，描述女主角妙子結束十天農村假期，踏上歸途時，在兒時玩伴的精靈歡呼簇擁下，毅然折返農村，最後那幾句「就在以為愛不會降臨之時，讓回憶起來吧。哪怕冬天被深埋雪下，在春日的愛情下，種子終會開出鮮花」的歌詩，觀眾一定會想起，青春時期曾經想做，卻一直沒能完成的憾恨……

拍了一輩子動畫，高畑勳對日本動畫片的批判是：「只會讓人心跳加快，卻不能讓人感到焦慮擔憂。」只求感官之娛，欠缺情感厚度，其實亦是多數動畫片的弊病，高畑勳留傳的動畫片從選材到敘事，都迥別其他作品，既沁人心脾，又催人熱淚。

以《螢火蟲之墓》為例，十四歲的哥哥清太帶著四歲的妹妹節子如何熬過戰爭時代？高畑勳從「炸彈」、「食物」和「歌謠」三個面向切入，就完成了他的戰爭悲愴三部曲。

高畑勳九歲時正好遇上美軍空襲，彈如雨下的恐怖記憶，終身難忘，電影中美軍的落彈劃破天際時，只聞絲絲聲響，悶重落地，靜默片刻後，才轟隆爆裂，火苗竄飛，三個層次的炸彈音所完成的戰爭交響曲，就是戰火孤雛才懂的聲音烙印，相對於多數好萊塢電影都是從投彈者觀點出發，他的聲音雕刻從受害者觀點出發，更添了悲情色彩。

《螢火蟲之墓》的開場是少年清太的遺體中掉出了一個水果糖鐵罐，那是母親的遺物，亦是清太和節子熬過戰爭時代的僅有一點甜食記憶，最後更盛裝了節子的骨灰。戰時物資缺乏，寄人籬下的兄妹，受盡嘲諷，出走後，三餐不繼，勉強下肚的是酸臭野菜，最後清太帶著瘦病的節子求醫，醫生束手無策，於是他失控咆哮：

「營養，營養，告訴我營養在哪裡？」無疑就是最淒厲的戰爭控訴了。清太後來既偷又搶，拚盡全力為節子找來一片西瓜，但節子卻已無福享用，看著她勉強說出一句「好甜噢」，就帶著歎息離世，哪位觀眾不心碎？高畑勳透過食物建構的戰時人生素描，在在扣人心弦。

戰後，有錢人重返家園，留聲機播奏出「甜蜜的家庭」女高音版本，然而觀眾看到的卻是清太和節子在山洞裡過著野人般生活時，勉強苦中作樂的褪色畫面，「你家歡樂我家愁」，高畑勳透過這種手法讓失去的童年，失去的生命匯聚出泫然欲泣的能量。

高畑勳生前說《螢火蟲之墓》不是反戰電影，理由是沒有一部電影可以防止戰爭發生，他只能呈現被戰爭逼到牆角邊的悲苦庶人，只有野心政客和軍火商享受戰爭果實，人生究竟是「備戰，才有和平」？抑或「修和，才能避戰」？高畑勳生前強力反對安倍首相的修憲擴軍行動，被右派譏為不懂國際現勢的一廂情願，其實卻是他不忘初心的人道籲求，電影如此，人生如此，一以貫之追求實踐自己相信的事，人生就有了尊嚴與高度。

高畑勳對動畫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讓動畫不再是小孩子看的電影：言之有物，卻從不板著臉說教，譬喻生動，讓人興味盎然，更有所悟。《螢火蟲之墓》的節子初見螢火蟲時，興奮大叫，伸手搗捉，太過用力卻掐死了螢火蟲，幸與不幸，盡在彈指之間；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透過所有「第一次」的青春回憶，召喚錯失的生命機緣，盼望著「再一次」的改變；《平成狸合戰》則是採寓言方式，透過動物眼睛審視環境開發，偏偏動物亦只能復刻人類模式，重蹈覆轍。高畑勳的敘事技巧，既細膩又多變，才能穿心入腦。

繪製手法上，《螢火蟲之墓》的幽明對比，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的田園山水；《平成狸合戰》的俗豔，顯示他不求個人風格，但求根據議題量身特製的美學堅持。至於《輝耀姬物語》重現那種線條與淡彩的古樸畫風，更是他這輩子相信日本動畫應該走出自己美學風格的「絕美」追求了。

日本動畫因有了宮崎駿，更加熱鬧繽紛，有了高畑勳，所以餘韻無窮，他們合組的吉卜力工作室，為世人留下了一顆顆幸福種子，做他們的影迷，我們是幸福的。